

聖

詔

繹

思

全

特 259

77

0 1 2 3 4 5 6 7 8 9 0 1 2 3 4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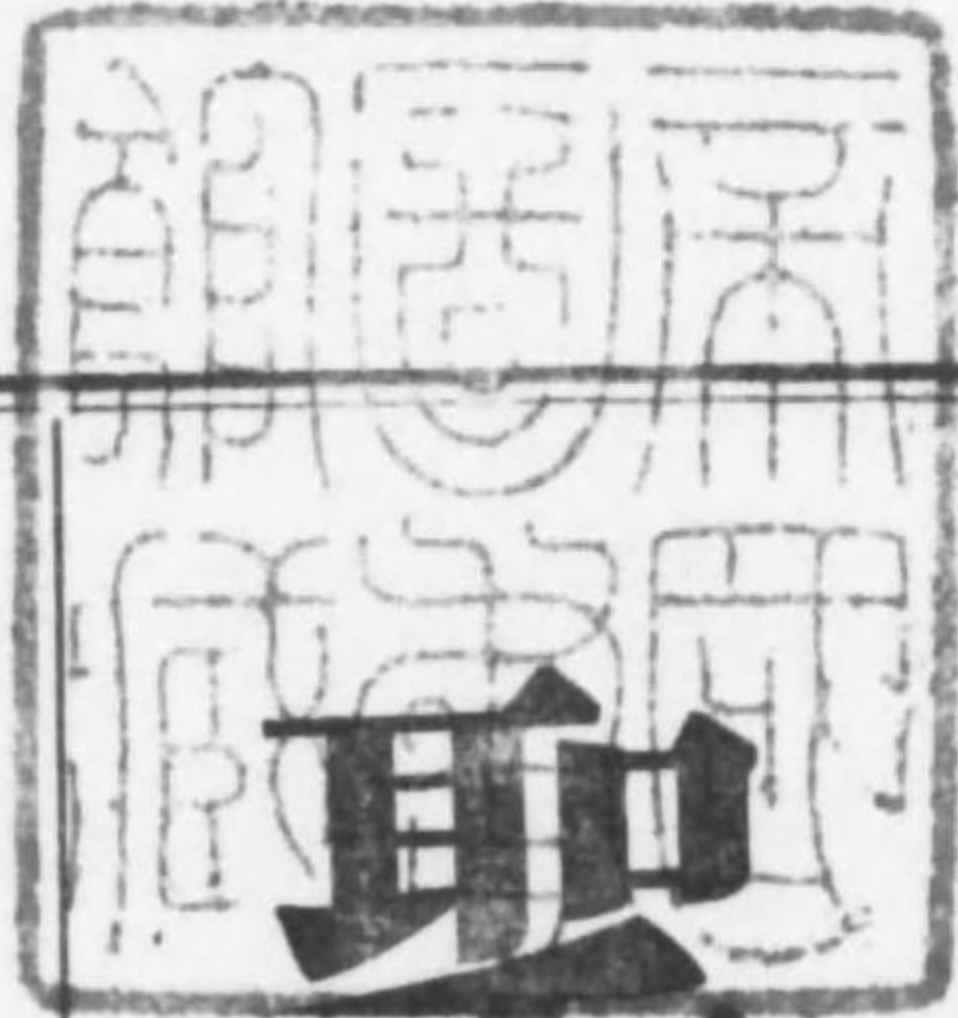
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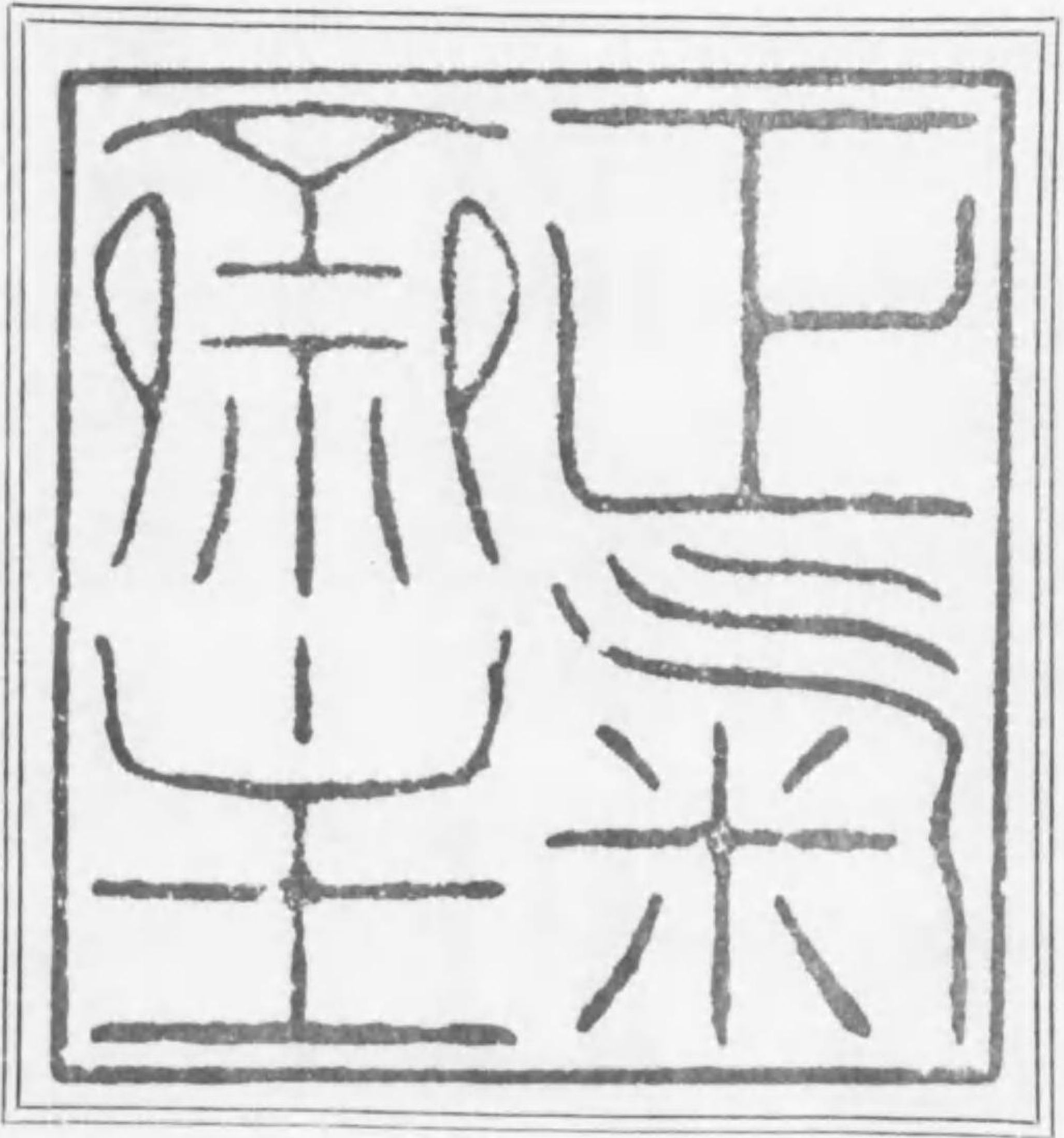
特25
77

越智黃華先生著

聖詔繹思完



正氣院
欽聖會發行



題言

歐洲戰後。世潮激盪。其所波及。異說並作。好奇之徒。亦附和雷同。乃民思之險。日月而深。國步之艱。又從至焉。

聖上軫念。去歲遂降

大詔。痛戒時弊。且

曰。汝臣民。今而弗圖。

朕恐失墜。

先緒矣。

賤民宜哲

每捧讀至此。未嘗不嗚咽掩淚。

也。乃繹思抒衷。謹述是篇。亦唯靖獻之微忱。聊欲與諸子共相警相勵。以奉對。

聖旨之萬一也已。大正十三年。歲次甲子七月。明治天皇祭日。題于正氣書院三敬室。時旱虐久矣。晚雲焦天。老蟬如咽。

本書舊稿久藏于筐底。今也世相之非。逐歲全湧矣。鑒之於往時。亦復益甚。慨可以慷夫。乃附之手民氏。敢質大方諸彥云。

昭和丁丑一月

宣哲追誌

聖詔繹思

越智宣哲 謹述

剛健

茫兮無際。廓而大者其宇乎。綿兮弗絕。貫而通者其宙乎。孰且紐之。孰且維之。浩兮蕩兮。不可得而探矣。渺兮邈兮。不可得而窺矣。其亦純乎不已。粹乎不易者。秉其樞耶。夫君子自強不息。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乃所以體夫四德。以美利利天下也。嗟呼。欲體天德。則天行以全我天賦。又安得自解慢以怠乎哉。聖詔一篇。先以此二字立案。其義嚴矣。人人宜服膺以自強焉。爾。詩曰。

萬古一貫大道理。真化蕩蕩美更美。靈活乃看純剛德。乾乾不息終復始。體察須日勉。一日跬步勿誤汝。素履。

中正

不偏爲中。不邪爲正。中正無傾。亦以見天則有常也。非剛健之德。以慎其獨。安能得操守至此哉。嗚呼。亦難矣。靖共爾位。念茲在茲。縱令不能入室。猶可以升堂乎。蓋古者斯民之所。以直道而行。固在茲矣。近時正學之不明也。士子曲學偏倚。其人大抵內面的工夫。未得其中正。而操守又從失其平也。乃邪說以迷邦家。其禍固不小矣。况政人朋比。阿黨私曲。遂使民心潛移惡化者。又安得不分其罪乎哉。詩曰。

衡誠懸兮矩誠陳。維持維保行其身。無偏無黨王道蕩。公明正大直道民。意馬由來易奔騰。警策慎勿敗蹄輪。

明倫

人生飽暖之外無幾。唯是綱常不紊。倫類不悖。則爲不負斯生已矣。蓋天賦靈智於我。豈唯使其財成輔相。以相資以相生而已。抑又有靈德之照我者焉。則天秩之可篤。天叙之可重。又奚疑哉。乃治教之興也。父子以親。兄弟以睦。夫婦以和。而君臣之義。昭乎如日月矣。豈非人生真美乎。此之謂文化。所以成夫靈德也。而俗之衰。風之下也。倫類之悖戾。綱常之弛紊。非黑烏則赤狐矣。人乃不成人。不亦逆天之罪也哉。嗚

呼。有治化之責者。如之何其可無警乎。詩曰。

教化大本原。彝倫庠序畢竟在成人。須執達德行。達道世味便看有精神。咄咄何爲事。智力終身枉作蠻觸民。

忠孝

皇祖遺訓。唯以此二字爲建國之精神。曰政務曰教化。亦何嘗不以此二字爲本術乎。人世削除此二字。天下無復有王道矣。則政教亦非其政教矣。國家亦非其國家矣。世綱人紀。又何由振張之乎。夫忠孝之在人。亦猶太陽之麗天也。天無太陽。衆星晝現。欲群怪之不乘陰而投影也。可得乎。即我皇道之所以獨尊于宇內者。豈可弗思諸。毆美之人。專主張

權利義務。父子無恩。上下無義。纔以法制御之之外。無復幾矣。蓋亦未知有斯懿德神化之妙用也已。則其所謂正義人道者。亦可推知矣。口頭禪子。欲敢魅人。何其老獪哉。抑我神州開闢以還。君臣之分。儼乎不紊。以保有天叙。以維持天秩。可謂宇內之偉觀矣。而近日曲學之徒。動輒陶醉邪說。誤我名分。蔑我大義。欲自驅而投于禽獸之群。所謂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抑又何心也。嗟夫。正學榛蕪。大道否塞。綱常之不振。一至此哉。詩曰。

天地一誠德可貫。維忠維孝道義幹。結繩已後幾千年。唯此二字是鐵案。飛禽走獸果何美。斯美獨向人間看。

親和

既能成群。又能明分。不爭之德。於是乎可得而保矣。聖人所
以依於仁。立於禮。亦唯以此乎爾。近時世相之非也。民思抗
激。各以其心爲心。貧富相排。貴賤相陵。尊卑相閱。上下之交。
殆不相通。背悖紛爭。以紊綱常。以圯倫類。猶同舟相鬪。奈其
不淪胥以溺乎。雖則安坐美食。以樂一日乎。亦唯豕而飽。犬
而眠之類耳。又安庖丁屠估之不睥睨於其後哉。則打算
一撥。果何所剩。如此而文化之美。果可幾乎。嗚呼。同胞七千
萬。可謂既能成群矣。一天無二日。可謂既能明分矣。而不爭
之德。猶未洽于上下也。天語及此。曷勝恐惶。詩曰。

相倚相扶。是同胞。打作一團。堅於膠。寰宇洋洋。本一家。何
論東西。萬里濤。休將小異。破大同。紛拏徒敗汝。舟橈。

博愛

博愛及衆。先皇勅諭嘗詳之。即仁一字。可以括之乎。仲尼
一貫之旨。亦唯是而已。而忠恕相推。慈祥相恤。庶乎可跂而
及。道莫大乎是德。莫美乎是故。曰仁者人也。外此豈別有所
謂學問者哉。若夫以人之父母。同於己之父母。以人之兄弟。
同於己之兄弟。自以託博愛者。其悖德悖禮。亦甚矣。名分所
係。大義所存。一步相謬。不爲墨行。幾希宜更審之。詩曰。

慈祥包荒。及犬馬。恩化何別。文與野。一物愛惜。是美德。冬

蟄古人護石瓦。生育保全乃大善。心緒所觸無物我。

共存

字也廣矣。宙也遠矣。既廣且遠。誰且制之。我人類實爲強有力。贊參之功。位三才之一。亦唯以此乎爾。且也共存之道。邦國各有疆域。鄉邑各有族屬。非相倚相扶。相愛相親。以保合大和焉。能相安而不相爭乎。夫愛人利物。謂之仁。先人後己。謂之讓。唯仁可以和人。倫唯讓可以敦人。義乃尊尊親親。長幼幼禮之所由生也。其然後可以安其性命之情矣。嗚呼。聖慮特揭此二字。以示大道之要旨。其所以紹述先皇者。豈不深且廣乎。詩曰。

扶護共存樂斯生。藹藹不聞鬪與爭。愛敬相親尊父母。仁恕相推敦弟兄。自隣保兮達四海。雞狗亦作太平聲。

安榮

雨露均霑。化澤不竭。人人愛其鄉。保其族群而不亂。分而不悖。各遂其性命。謂之大同至一矣。伏惟本邦神聖闡化已來三千年于今。而聖子神孫。繼繼臨馭。與天日配其德。蓬瀛一島。金甌無缺。豈非宇內之樂土乎。苟生于斯土。食斯食。衣斯衣者。又誰非聖人之民也。乃相愛相保。以護我無疆之福祉。然後民族之安榮永無替矣。抑近時唱平和者。茅胸挾妬。蓬心懷猜。且曰兵可弭也。戰可除也。嗚呼。談何容易。亦徒

欲託美言以瞞人。優孟之冠。如人之不服何。况宇內形勢。風雨相盪。水火相射乎。兵決不可弭矣。戰決不可除矣。善哉孟軻說魏主也。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平和要諦。唯有此一說而已。且也世味曲折。豈必如書生畫餅之論哉。要之政策之妙。在教養不誤其術。又何必高其談。奇其論乎。詩曰。可以群兮。可以和同。同心同德。哺我禾。有義有分。不相亂。天劃星緯。地山河。舟車交通。可相到。四海齊唱九叙歌。

公德

夫人不能自守。不能自持。其於慎獨工夫。既闕如也。則何有於公義公德。久矣。俗化之不淳也。人圖其利而不慮其義。謀

其私而不修其德。抑亦正學之不明。人心澆濁。竟至此也。與。慨可以慷夫。詩曰。

人生只忌一箇私。天有公道豈我欺。試看生生愛利心。風雨化膏仰博施。忠恕相推且相保。共存共榮德在茲。

信義

人而無信。何以立乎。無義何以行乎。不立不行。謂之窮民也。抑又在四窮之外。與夫私己者必敗信。專利者必破義。破義敗信。而且視息于人間。又何有於夫廉恥也。貨財雖富乎。衣食雖厚乎。亦終不免爲乞丐之徒。况自欺之甘。纔挾小慧。以爲涉世之術。譎詐百端。弄人於口舌間。遂以侮國憲。以犯國

法此又奸民之尤者。鳴鼓而攻之可也。先皇戊申之詔。戒之切矣。今也。聖詔再宣明之。豈可不警懼哉。詩曰。

言顧其行。信可履。事順其理。義可倚。浮虛塵界。君且看。丈夫一節清於水。富貴不淫。貧賤樂斯道。坦坦直如矢。

責任

信也。如扇眼乎。支骨待之。開閉義也。如車轄乎。轂輻待之。旋轉則責任之所在。其眼與轄乎。人而無信無義。乃相欺相負。欲其不車覆扇廢。豈可得乎。天不言而四時行焉。地無爲而百物生焉。君子是則是倣。拳拳不敢怠者。亦唯欲成其信義。以果其責任耳。嗚呼。一諾千金。楚諺至今爲規。豈可不思乎。

詩曰。

天地自是有大信。四時百物趁序運。生殺不差官總官。體制不繆皆理順。一警俯仰君且看。造化何處不昭訓。

恭儉

先皇既揭此二字。以示人人持己之大方。亦唯在禮義自重而已。且也守伸於屈。保尊於卑。養而培之。積而厚之。鳴謙之吉。安往而不利乎。處世之道。莫以加焉。若夫先則制人者。抑又兵家機畧之說。而世人或一概以藉口。乃至自便其私。橫溢不讓。相侮相奪。以相俱亡矣。何弗思之甚也。詩曰。

恭者推人德。可親儉者自約。豈奪人躬行循循道。可踐努

力不已亦幾仁善已利人是美德日新日新又日新

義勇

勇以氣爲主實居三德之一智非此不能進仁非此不能達然而無義以制之其弊也亦唯暴虎馮河非豕突則猪剛尙何益乎我人間也故自反不縮君子愧之非學以明之理以辨之義以貫之又安得浩然養其氣以全其節哉若夫鍊磨百椎操守不易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與乃爲義勇人也已况國家緩急之際舍斯人而誰是依先皇諄誨使臣庶相激勵者亦以此乎爾今也聖旨更揭以勸獎之豈可不自重乎詩曰

弘毅大節事立辨只是無義必歸亂我有特技能治鐵浩氣百鍊拭霜看匣底深藏不敢啓一閃放來較可斷

秩序

禮制一弛綱紀乃亂如決防之水其所蕩溢或至壞山襄陵豈可不畏哉曰自由曰解放曰平等曰同權是近日文士一輩所唱導孟浪自悅稱爲新人其欲直情徑行以肆己之慾何曾不禽獸之心哉而各種爭議亦由此而蜂起民情亂麻殆不可收拾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者不可勝言嗟夫不畏于人胡不畏天聖語諄諄其旨遠矣詩曰

天高地卑。乾坤定。大理不悖。是正命。誰哉罔水欲行。舟犯義。犯法恣禽行。專橫何知足。自喪恭遜。祇合執汝敬。

節制

飲食無節。起居無度。疾則侵之。嗜欲不制。耳目不慎。禍則乘之。一身之微。尚且如是。况家國之大。民物之衆。事端交錯。一日萬務。非尺度以節之。量衡以制之。安得不亂而雜。顛而倒乎。自由解放之說。一起也。人心潰散。四出如脫。罔之獸。野性復動。縱橫奔突。殆不可羈矣。甚則以法紊法。以理亂理。乃至以秩序爲束縛。以節制爲桎梏。各恃箇性。以相陵犯。亦由禮義不明。教化失其道也。已嗟呼。殆哉。今而不爲之所。我不知。

其所稅駕矣。詩曰。

搖曳鳳尾數竿竹。風雨不折晴轟轟。中虛無心何所依。只因節節有結束。清影半夜骨自冷。月篩金兮露碎玉。

質實

人之生也真。罔之而生也亦幸而免。久哉舉世滔滔。劉質散樸。浮誇虛飾。遂喪其真矣。世有開茗宴者。本在風雅純古。以洗一日之塵。已乃一盃之器。投千金而弗敢顧焉。有張酒席者。本在交友會談。以舒一夕之驩。已乃一鼎之味。費萬錢而弗敢惜焉。况中人十家之產。投之遊涉誤樂之地。如捐餘水于溝中也。乃夏屋渠渠。構莊置邸。舞妓歌童。酣飲日夕。其處

也。錦衣玉帶。其出也。澤車珠履。紛奢相高。豪華相誇。以敗風。以素俗者。何其比比也。而流弊所浸。細民小戶。亦競相倣。於是乎淫蕩相煽。舉世莫不趨侈靡焉。及其財乏。產傾也。乃鳴梟其心。虎狼其行。所謂不奪不饜者。其禍亦不免乎相賊相亡。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嗚呼。已乎已乎。民不喪其真者。幾希。其唯質直而好義者。斯其庶矣。 叅旨憂斯民也。切豈可弗猛省乎。詩曰。

野人禮樂可輔。仁木強乃見德。反醇華貌。華言妖婦態。媚嫵何曾不誤人。教化本源要淨了。溪水冷冷味自真。

勤敏

山林之濫伐。而不嘗勤封殖。材安得不匱乎。鳥獸之濫殺。而不嘗加保護。用安得不乏乎。造化之功。雖不休於日夜。我忘而棄焉。又安得享其惠澤。保其福利乎。况暴殄無藝。奈之何其不陷於窮地哉。近人此弊。殊甚。飛鳥亂于上。游魚藏于下。山秃林枯。乃不備於溢。不警於乾。絕地天之通者。何可勝言。災厄一至。忽不免乎饑凍。又何足怪焉。抑亦可謂自賊者也耳。善哉。荀卿之論天也。曰。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又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以參。則惑矣。嗚呼。三才成位。而贊參開化之功。人實制之。豈可

弗勉焉。詩曰。

勤不匱兮敏有功。卑屈勿招困與窮。天與時兮地施財。六府常常裕汝躬。人生唯戒怠一字。努力無倦物自豐。

服業治產

皇天有命。我奉我膺。我竭吾誠。以成其命。此之謂天職也。人類之所以拔乎群物。其在茲也。與。乃怠其四肢。飽暖自安。業何由興。產何由殖。而窮乏之不勝。終喪恒心。放僻自棄。其禍家國亦大矣。此爲天之戮民也已。詩曰。

民生有業。是天職。家家治產。足衣食。懶惰應思窮乏時。仰事俯畜。在汝力。俛焉相勸。厚斯生。成身成家。且成國。

不偏利害

偏生私。私生闇。闇生惑。惑闇以喪其常。殆哉。利害兩歧。一步錯誤。遑遑迷津。徒消五六十一年光景。沒世不知人間有羞恥事。抑又何心也。夫倫類相助之道。亦唯則天地之公道而已矣。先皇中興之鴻圖。先以斯心爲心。所以致千古之隆也。嗚呼。盍反其本矣。詩曰。

利害不偏。是忠屬。不着私心一箇慾。天地神明鑒昭昭。人間何處容邪曲。誠意只當盡公道。欺罔勿招恥與辱。

竭于公益

夫共存共榮之道。唯是在人倫相倚。以企圖公益而已。即所

以各自安其生也。若夫私其情，專其欲，不復敢他之顧，亦至已斯亡矣。非愚而何？况富貴之輩，擁巨財，蓄巨貨，坐食徒爲無些奉仕的事業，無些喜捨的念慮，亦唯豕肥犬膺，以空過斯生。浮圖氏之所謂有財餓鬼者，抑又莫所比已矣。詩曰：世務由來要互助，東家西隣本一路。情味湛湛德不孤，公益相利亦忠恕。積而能散財有用，笑他富貴作貨蠹。

戒浮華

金玉其外，敗絮其內者，何嘗非富豪驕奢之徒也。亦唯甘食乃祖之食，偷衣乃祖之衣，望之儼然，如可畏，而其愚駭無識，殆不若下奴賤隸之通世諦也。乃一旦爲奸人所乘，不爲溝

中之瘠者幾希，不亦浮華自溺之罪乎？否則乘時射利，一日，僥倖俄贏巨財，乃與勢家締交，與名門結姻，專恣逞威，橫暴弄權，以流毒于良民，其弊不可勝言。謂之亂賊之民，罪不容於死矣。詩曰：

連薨畫棟聳雲間，園林池塘玉闌干。剪綵綴花冬欺春，伐冰凝雪暑作寒。艷夢陶陶無曆書，眠起朝日上三竿。

戒放縱

富貴驕奢，以毒于世者，蠹國之亂人，固不可不嚴抑矣。若夫文士之放縱，抉性探慾，以欺其筆墨，污其簡牘，綺語猥褻，縱橫以誘俗於淫蕩者，其罪亦可以服上刑矣。設法而不能禁

焉。立教而不能化焉。綱紀年弛。人心日肆。又焉用彼相矣。聖旨所戒。可弗畏而警乎。詩曰。

性慾湛樂。說同臭。自恣放漫。如野獸。男女全化作牝牡。不念身是五行秀。病根一入膏肓中。無復百藥可相救。

戒輕佻

學之不講德之不修。苟恃貨財之富也。珠玉其冠履。錦繡其衣裳。甚則男身而女裝。以誇其麗都。嬌態媚容。蓮花似六郎者。多見之于良家子弟也。則宋之子齊之姜。粉粧艷冶。目挑心招。誨淫誘蕩。以紊倫類。亦勿論耳。風化之頹廢。人心如飴也。一緩且急。不爲乘軒之鶴者。其與幾人。而世人徒觀庠序。

之輪奐。青衿如雲。輒謂文化日開。郁郁乎其盛哉。嗚呼。懷國家百年之憂者。果爲何等感。欲不發長沙之哭。得乎。詩曰。

挑兮達兮。何跳梁。紛華相誇娘。與郎三惑相結。綺樓夢一朝醒來。老鴛鴦。兼葭蒼蒼。曉月淡。池頭影冷。滿天霜。

戒詭激

歌人之說有二端焉。曰博愛主義。曰箇人主義。亦何嘗非楊與墨之徒乎。抑左道之害。自古有之。動輒壞我天常。其慘其虐。有甚於洪猛者矣。邦家之傾覆。未嘗不由此輩蠢動也。況論篤色莊之徒。又從鼓舞之。舉世乃悅。以爲新人。吾則以爲迷民耳。嗚呼。誰能秦火一投。焚其書。坑其人。以淨掃我人間。

界者也。其功必在神禹堙鴻之上矣。吾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哉。詩曰。

堅白詭辯爭鷺鳥。每由新學好奇徒。山淵平兮天地比。卵有毛兮鉤有須。咄咄理窟漫自高。幻怪誑人是妖狐。

終

昭和十二年一月五日印刷
昭和十二年一月十日發行

(非賣品)

著者 奈良市小西町 越智 宣哲

發行所 奈良市小西町 正氣書院 欽聖會
電話四九九番

印刷所 奈良市東寺林町 ミヤコ印刷所
電話一三五二番

終